

標新立異de 華裔總統參選人楊安澤



9月28日，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二屆美國華人大會上，準備參加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成員楊安澤做了演講，題為“我要競選美國總統”。

當日他的演講熱情似火，振奮人心，我看着他一步一腳印馬不停蹄走在選舉的路上，參與選舉要花時間與金錢，他是美國華裔第一位參加總統競選的人，為他鼓掌。

出生在紐約，現在只有43歲的華人企業家楊安澤先生對自己的華裔身份感到驕傲，他說“同時，我也對自己是美國人感到驕傲。”他參加競選是想傳遞一種聲音：“美國華裔也是美國人，我們的能力沒有極限。”浦瑛

“如果2020年我當上總統，我會給留學生們每人一張綠卡。”

美國首位華裔總統競選人 Andrew Yang 這樣說道

10月7日，在福特漢姆大學(Fordham University)，紐約白龍論壇邀請了美國第一位公開競選總統的華裔——楊安澤(Andrew Yang)。日報編輯部參與了專訪，採訪內容涉及很多關於留學生的問題，快來看看吧！

日報記者：“您對中國留學生有何看法？”

“我要感謝你們來學習！”楊安澤表示。他的父母也是60年代通過留學來到美國的，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這學習在美國生活。每每有朋友因為身份問題和楊安澤分開，都會令他感到氣憤。

“如果2020年我當上總統，我會給留學生們每人一張綠卡。中國是留學生最大的來源國家，你們(留學生)學成離開美國，對美國來講是人才的損失。”

“特朗普團隊的行為非常荒唐，這不是美國該有的樣子。我看到底特律(Detroit)和克利夫蘭(Cleveland)這樣的城市，在自動化時代中就業萎縮。我在‘Venture for America’的6年半，我瞭解如何利用科技和其他方式擴大就業。”

對於中美的未來發展和暢想，楊安澤表示：“我覺得中國和美國分別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的經濟體，不合作對誰都沒有好處。兩個大國需要合作幫助全人類一起解決全球性的問題：比如環境污染，人工智能的爭議等等。”

對於特朗普的評價，楊安澤表示：“我是特朗普的反面，特朗普用各種離譜的方式解決美



國的問題，他意識到了美國的問題，但解決的方法是錯誤的，正在讓所有事情變得更糟。”

當被問及“你覺得自己如何勝出”時，楊安澤稱：

“我希望自己當選後能好好解決美國的國家定義，特朗普是一個不正常的領袖，我是他的反面。上周特朗普剛剛向所有民主黨派宣戰，我覺得特朗普現在最害怕的是一個不怎么知名的人。”

對於自己的亮點，楊安澤稱：“我覺得美國人希望看到一個非政治背景的領袖，一個年輕有力的領導人，一個認識到美國的問題，而後去解決的人，我就是這個人。而且除了總統競選，我希望自己打破種族的束縛，帶領大家去關心美國。”

日報還問到：“作為一位亞裔，你覺得這是優勢還是劣勢？”

楊安澤很自信的回答，“我覺得自己的亞裔身份是優勢。同時，大家會認為亞裔擅長數學和計算機，符合我競選時期利用科技改變美國的計劃。”

“最後，我希望自己當選能讓美國更加開放，減少種族歧視。”

關於留學生的未來，楊安澤表示：“美國依

然歡迎全世界的人才。用你的行動在美國影響周圍的同學，不要再讓特朗普連任！”

“在 Venture for America 工作的時候我意識到，沒有別的辦法，我們需要一個從上到下的徹底改革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選總統。”

楊安澤對特朗普全面反對，他對特朗普的排外政策感到羞耻。“2016年特朗普通過贏得搖擺州贏得了總統競選，可是，他沒有讓這些人的生活真的變好，他只是通過排外來轉移美國內部的矛盾。”

楊安澤尤其反對特朗普對外國人的排斥，他認為特朗普的行為造成美國流失了大量的才人，讓他的朋友和來美國尋找美國夢的人失望。楊安澤認為應該給每個在美國學習的外國人用評分的方式發放綠卡，吸引人才以打造美國的未來。

“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只有30%，我們需要這些年輕有才華的人留在美國，而且這些人並沒有搶走所謂的‘美國人的工作’，而且，工作減少最主要的因素是--自動化。社會效率提高、全球化和移民不會讓工作減少。”

楊安澤開始分析現在美國的社會形勢：特朗普把失業率降到了3.7%，這個數字確實是很誘人。但是，由於毒品、精神疾病和犯罪等等原因，30%以上的美國人不算做社會的勞動力。



雖然失業率的數字變得好看，但是，美國人的生活質量完全沒有改善。楊安澤很痛惜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太誇張：

“美國人按貧富排序，你們覺得美國的窮人有多少股票？一半美國人沒有股票，80%美國人只擁有8%股票，社會的底層人不敷出，上層卻沒有把財富拿來創造機會。”

“諷刺的是，美國用GDP衡量經濟的狀況，好像一個考試的比分之一樣，但是這個分數完全不能用來衡量美國有多麼成功和優秀。我們需要用個人發展衡量美國，而不是用GDP。”

楊安澤希望，不管是美國的技術創新也好，還是社會的進步也好，這些都應該讓美國成爲一個更好的地方。

“在美國40年代，一個普通的美國人有90%的可能比自己父母過上更好的生活，在50年代，這個可能性降到了60%，到現在，這個可能性更低了。”

科技在發展，美國卻在倒退，美國夢的消逝讓楊安澤不安：“你知道科技取代廉價勞動力後，有多少人能再上崗就業嗎？”

“只有10%-15%，無人車馬上將要取代350萬個卡車司機的工作。到時候我們怎麼辦？這些高中文化水平的畢業生的下一個工作又是什么？”

他表示，他做總統之後會大力推進全民基礎收入(universal basic income)。

“我要給每個人基礎收入，18歲以上64歲以下，每個成年人獲得1000美元/月的生活費。普通人有了這些錢才能再接受教育，重新開始人生，建立地區的小公司，讓社區復活。”

他的觀點美國絕大多數人都不同意，但是楊安澤堅信，這是面對未來唯一的解決方案。“出其不意”又“其貌不揚”的楊安澤是怎么走上了從政之路？

楊安澤出生於一個實現了“美國夢”的家庭。他的父母都來自台灣，60年代的北美留學生，在伯克利大學求學時相識。他的父親是一位物理學家，曾在IBM和通用電氣(GE)任職，注冊過69個專利，母親曾任職當地大學的系統管理員。

楊安澤在紐約北邊的一座安靜的小城市長大，和許多在紐約市和加州城市生活的亞裔並不一樣，楊安澤長大的社區只有白人。

“在學校里除了我和弟弟，沒有其他亞洲人。”

楊安澤考入了美國常春藤的布朗大學(Brown)學習經濟和政治。之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攻讀法學博士(JD)，在畢業後順利進入了世界知名律師事務所 Davis Polk。

楊安澤擁有高知家庭背景和精英身份，剛剛25歲的他，人生完美順利的讓人羨慕。但是，楊安澤在律師事務所工作5個月後，決定辭職創業。

“不是我不喜歡我的工作環境，我的公司甚至有不少的亞裔同事。”但真正讓楊安澤有危機感的是，他覺得人生不僅僅是按部就班。

然而，第一次創業他就慘敗。90年代末期，揹負着10萬美元的法學院貸款，楊安澤的公司趕上了第一波互聯網泡沫，創業一敗塗地，連他的爸媽都開始擔心他能否養活自己。

可是，他沒有停下來，楊安澤今天自嘲當年的自己是“失敗創業者”。“如果我做一件事做的越來越好，我就會過得越來越輕鬆，越來越不去挑戰自己。我特別感激那些失敗的經歷，未來永遠不會更差。”

31歲，楊安澤出任 Manhattan GMAT 的 CEO，Manhattan GMAT 是一個專注于 GMAT 考試的輔導機構，迅速成長爲世界第一的 GMAT 輔導服務，2009年楊安澤把 Manhattan GMAT 成功賣給了美國最大的教育公司 Kaplan。

楊安澤的父母都爲他驕傲，楊安澤變成了“成功創業者”。他不但沒有停下來，還要開啓人生的“hard 模式”，他不但要去創業，而且，還要拉動畢業的大學生在最普通的地方創業。

說起來孵化器，創業，初創公司，我們想到的都是行業的大牛，CBD 高大上的辦公室。但是，楊安澤他是個劍走偏鋒的選手，他成立了非盈利機構“爲美國創業”-- Venture for America (VFA)。楊安澤想去振興那些美國曾經輝煌的地方，去那些中小城市解決美國真正的問題。

日報君曾電話採訪了兩位畢業就加入 VFA 的大學生，他們在 VFA 加入的第一個月接受全方位的培訓。之後，收穫同齡人和社區的支持，還有寶貴的創業經歷，可惜的是目前 VFA 只限美國公民加入。

楊安澤說：“大學培養的人才都去了投行和諮詢，從不返回家鄉也不會畢了業去創業，他們生活在大城市，全都在大公司，這是一種浪費。”

也許，這和他的個人經歷有關。楊安澤的家鄉不在加州也不在大城市，而是一個紐約州的一個小城市，斯克內克塔迪(Schenectady)，在他成長中，斯克內克塔迪經歷慘痛的“去工業化”。

“底特律，克利夫蘭這樣的城市正在死去，大部分的美國正在死去，被毒品和貧窮包圍。我要主動去這些地方創造工作，拯救美國人。”

於是，Venture for America 就這樣如火如荼的席捲了美國，從第一年40個人加入，到2017年一共500人，加入 Venture for America 的大學應屆生們共同爲美國創造了2500個就業崗位。

楊安澤在受到了社會關注，讓他也發現自己也應該去創造更大的影響，在被奧巴馬的特殊接見並表彰之後，他對妻子說：我要選總統。

一開始，他的妻子 Evelyn 以爲他在開玩笑，但是後來 Evelyn 發現，楊安澤不是異想天開，正相反，他有自己強烈的主張，除了競選總統，未來他還會繼續振興美國中小城市經濟。

事實上除了楊安澤，在美國還有一些華裔政客。日報君驚訝的是，他們在美國作爲少數族裔，獲得政壇地位是近些年發生的事情，他們還可能是你的校友。

20多年前，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州長出現。

駱家輝(Gary Locke)

駱家輝是華裔的移民家庭的第三代，在70年代靠自己打工和繼續去耶魯學習政治，之後，他在波士頓大學獲得了法學學位。1996年，駱家輝被選爲華盛頓州州長。

作為一位溫和民主黨人，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黨內競選中，駱家輝爲希拉里做華盛頓州的競選工作。2011年到2014年，駱家輝被奧巴馬提名爲新任駐華大使。

17年前，美國內閣迎來第一位亞裔女性。

趙小蘭(Elaine Chao)

上個世紀60年代，趙小蘭在8歲時和幾個妹妹一起跟隨母親來美與父親會和，一家人擠在紐約皇后區的一間一居室公寓里。青春期的她沒有過約會，沒有被邀請參加過舞會，不瞭解流行文化，只忙著學習。經過不懈的努力，趙小蘭進入哈佛。

趙小蘭之後



靠著一步步的努力不斷突破自己，從白宮實習開始了從政之路。作爲名副其實的白宮“三朝元老”，趙小蘭在2001年她出任美國勞工部長。今天，她是美國的交通運輸部長。趙小蘭爲事業犧牲了家庭，沒有孩子是她最大的遺憾。

9年前，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女性衆議員出現。

趙美心(Judy May Chu)

趙美心出生在加州，本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數學，之後在加州專業心理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，一路做過學區的教育委員和蒙市市議員，2009年她代表民主黨，在加州第32選區當選衆議員。

以族裔融合以及身爲華人爲榮，趙美心多次批評反對特朗普的移民改革方案。今天，她依然在爲美國的少數族裔平權而努力。

今年，北大畢業在美國生活20年的她在參與競選法官。

李昌永(Wendy Li)

李昌永來自中國四川，是北大的法學院本科畢業生，後來她來到美國 Southern Methodist 大學攻讀法學碩士，之後奔赴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和金融碩士。

李昌永在紐約州律師業18年，擔任社區委員會委員，廣泛處理過不同類型的案件。她正在競選紐約州民事法官，呼籲法院系統開設晚間民事法院，提供更多翻譯，爲民衆服務。

年輕的華裔政客正在成長，改變歷史的進程。

最後，日報君的結尾也許會有些嚴肅和沉重，在美國近代史上，華裔，是一個充滿了悲劇的民族。

從1882美國國會通過的《排華法案》年到1943年，長達半個世紀種族歧視。華人是美國唯一一個被禁止在美國就業的種族；甚至，直到1967年，也就是50年前，亞裔才能和其他種族合法通婚。

歷史的長河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遙遠和不相干，在美國的今天，依然留下了那么多印記：

老移民由於生存所迫建立了自給自足的中國城，哈佛仍然公然歧視亞裔學生，好萊塢的歧視亞裔演員，很多華人不善於交流，美國政客華裔稀少日裔卻不少……

這些現象流淌在美國的血液里，種族不平等遺留還在這個世界上。

我們無法得知，60年代移民到美國的楊安澤父母經歷了什么，但在他們生活的時代，克服種族不平等的艱難對於今天的我們是無法想象的。

有很多中國人嘲笑楊安澤的天真和異想天開，頂着中國人的臉龐，喊着 Yang2020 的口號，競選美國總統，認爲他完全沒有多大的機會擠進中期選舉。

但是，你可曾想過，楊安澤是一個當代的印記，他和 VFA 提醒着你無論背景，無論種族，無論途徑，勇敢做那些沒人敢做的事情，解決大家視而不見的問題。

當老一輩華人求生存，上一輩華人求立足，這一代的華人又將走向何方？我們的生命，又將承載什麼樣的夢想？

